

史学丛考

柴德赓 著

中 华 书 局

11(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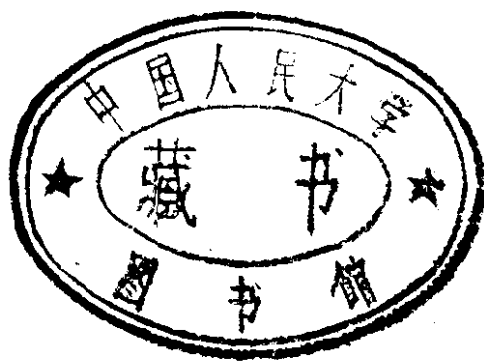
1020872



史学丛考

柴德赓著

5128/c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史 学 丛 考

柴 德 赓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4¹/₄印张·333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024 定价: 1.60元

序

这本《史学丛考》是柴德赓先生一九三一至一九六五年三十年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著选编。

柴德赓先生，字青峰，一九〇八年出生在浙江诸暨县柴家村。幼年在萧山临浦镇读高小、初中，后转学杭州，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来到北方。在师大就读期间，经济困难，于一九三一年经陈援庵(垣)老师介绍，到辅仁附中兼教国文课。这是他一生教学的开始。由于讲课效果好，得到该校的继续聘请。一九三三年大学毕业，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入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

抗战期间，于一九四四年初，他离开沦陷的北平，携全家去大后方。先至安徽界首，后到洛阳，转卢氏，又徒步十二天抵雒南商县，过秦岭，经兰田，进西安。全家六口在西安正无计谋生时，忽然意外地接到从重庆辗转寄来的一封信，是友人台静农、魏建功、李霁野三位先生听说他已到西安，联名写信相约，请他去四川教书。他于是转路重庆，搭船赴白沙，任教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并兼任该院图书馆馆长。抗战胜利后，又由川北道经陕西，至杭州。一九四六年九月绕道回北平，仍到辅大历史系担任教授。

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一九五五年，北京师大支援兄弟院校，他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分配，调为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历史系主任。

一九六三年应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同志约请，借调到北大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并多次在中共中央党校讲

课。一年后返苏州。

一九六五年，为了协助陈援庵老师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新、旧五代史》，由教育部借调，再度来京。次年夏，任务尚未完成，回江苏师院参加运动。自北京抵苏州，甫下火车，即被揪回学校，进行斗争。以后几年，连遭诬陷，屡受迫害，致使他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苏州郊区农场劳动时，心脏病发，救治不及，在农场转送医院途中，含冤逝世。去年五月二十三日江苏师院为他平反，沉冤得到昭雪。

综观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少年时，即喜读古籍；进入初中，受老师蔡东藩先生影响，准备学习历史。在北平师大读书时，陈援庵老师这时正在师大任历史系主任。陈老第一次上课，就给新入学的学生提出有关史学的一些问题。由于他在课堂上答对如流，引起陈老的注意。以后几年的大学学习，他在习作、测验、考试时，常因成绩优异，得到陈老的称许。

他在考入师大以前，就已对陈老的道德学问十分钦佩，入学后能得亲聆教诲，因此他格外悉心地领会陈老的治学精神，抓紧时间，虚心向陈老求教。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撰写了《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论文，考证出明末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中的几十人事迹，文中充分利用地方志及其他典籍资料，考据详实，被选登在师大《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先登了上篇，准备在下期继续刊登。但因学校经费不足，第二期无力出版，遂使此文有头无尾。一九六二年陈老在《红旗》十九期上撰写的《衷心喜悦话史学》一文中提到的那篇“未完待续”的文章，即指此事。

他在大学学习时，埋头苦读，除不断向陈老请教外，并经常到北平图书馆中文部看书，几年从未间断。这个阶段，他在史学上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在辅仁任教时，他和援庵老师住得很近，每有疑难，就去请教。

师生谈文论史，往往直到深夜，不计时间早晚。谈到高兴时，索兴把椅凳移到励耘书屋的书库里，一面谈论，一面翻书。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查找论据，搬出多少典籍图书。后来他常喜欢提起这时期难忘的“夜谈”，他说他就是在这几年的登门求教和谈笑争论中，学问才有了显著的进展和提高。

一九四三年底，陈老原商定和他一起离开北平，预定在次年一月三十日动身，但后来因形势变化，陈老一时未能走出，他乃于是年二月告别老师，去到后方。一九四六年九月，又回到辅仁，师生相见时紧握双手，欢喜得流下热泪，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师生的感情是异常深厚的。从这以后，他们又恢复了谈论古今、研讨学问的生活。

我认识柴先生是在一九三九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时候。他给我们班讲“中国历史纲要”。刚一上课，那清朗的语调，生动的内容，就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给吸引住。在一年的讲授中，他经常夹叙清人治学特长和历史掌故，使同学开扩了眼界，提高了治史的兴趣，初步获得了读书的门径。他是我们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在课堂教学严肃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平日对学生平易近人，热情帮助同学，和同学们关系相处很好。我们班当时是在辅仁女院上课，教室在恭王府天香庭院后院锡晋斋的东厢房。他常在课余时，到多福轩、瞻霁楼，以及竖立在正院东房廊下的碑碣处，为我们讲解历史上的轶闻轶事。同学们对他尊敬、佩服，也非常爱戴。晚间同学们常去他家请教，或一起谈诗论字，座无虚席。我和我弟弟乃崇虽然都是他的学生，但我因生活所迫，兼在几个中学教课，很少有时间去他家请教。

我家和他家往来密切，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开始的。这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全面崩溃前，犹作垂死挣扎，于八月十九日，发行金圆券，同一天北平反动政府设立特刑厅，对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进行

五千人大逮捕。乃崇弟因几年来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戏剧运动，久为反动当局注意，这次也列在黑名单之内。党组织及时到我家送信，让崇弟离家暂避。我外出奔走，到亲友家联系崇弟住处。但当时形势紧张，人人自危，竟无一家敢于留宿。最后到柴先生家商请，不想我刚说明情由，立即得到他和师母陈璧子同志的慨然应允，当晚崇弟搬至他家暂住。自这天起，连夜都有军警往来街巷，巡逻搜捕，全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样危急恐怖的情况下，崇弟在他家住了二十多天，我每天往返商量、联系，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我陪着刚动过手术的母亲，在他家与崇弟挥泪分手，互道珍重。崇弟扮做古董商人，奔赴革命圣地。

我父母和我们全家，对他和师母对我们在政治上的支持，道义上的协助，都非常感佩，念念不能忘。从此两家关系日益近密。去年江苏师院为柴先生召开追悼会，我姐弟送上挽诗，诗曰：

昔年亲炙永难忘，同列陈门岁月长，
学富五车研古史，惊心廿载写华章。
避秦投止担忧患，设帐勤督育栋梁，
泪洒江南含恨去，高风仰慕姓名香。

其中“避秦投止”句，即说的我们这段交谊。

往后我们同在辅仁大学工作，曾一同听陈老讲课，也常听陈老谈他研史经验和治学甘苦。一九四九年初我们和陈老自辅仁步行到西直门大街，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后来一同参加历次政治运动、改造思想，一起作书写字、修改文稿、研讨学业。五十年代，我在他主持下共同整理辛亥革命资料；六十年代，他自苏州借调来京，我们都协助陈老点校《新、旧五代史》，他对我有批评有鼓励，有教导有帮助，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柴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三十余年。他在学术上得到援庵老师亲切教诲，继承了陈老的考据特长。他精研目录之学，熟悉史

料,所写论文,旁征博引,说理充分,考核精辟,令人信服。对五代史、宋史、清史及辛亥革命史都有较深研究。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

他对教学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讲课内容充实丰富,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谈笑风生;论述史实,能弛能收,纵放自如。做系里工作,深入群众,为同学答疑解惑,不惮其繁,爱护青年,奖掖后进,和同学感情深厚。

他曾讲授多年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就是继承了援庵老师在三十年代开始设置的“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二课。他在这两个课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有所增减和变动。无论在北大或师大,无论在北京或苏州,这个课一直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凡是听过这个课的同学,都感到得益很多。

他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论著共三十余篇,今选收二十七篇。《鲒埼亭集谢三宾考》是他早年的精心撰著。一九四三年他写这篇文章,陈老在辅仁讲“史源学实习”课正用《鲒埼亭集》作为课本(陈老讲此课,每年课本有变换),陈老用讲此课的内容,以寄寓“故国之思”,宣传爱国思想,痛斥卖国汉奸。柴先生受陈老影响撰写这篇文章,对晚节不保、两次降清的谢三宾予以批判,以表达他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一九五一年,他接受了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辛亥革命》一书的任务,一九五六年编成,他写了《叙言》,详述了这书的编纂过程和编辑思想。他所写有关对清代学者评价的文章,如《王西庄与钱竹汀》和《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篇,都有独到见解。自调苏州后,更留意与苏州地区有关的历史文献、掌故,在这方面写的文章,他生前都未及发表。十年灾难,有的已遗失散乱,有的则残缺不全。近两年只在退还给他的遗稿中,检得白居易和弘储两篇文章尚完整,前一篇去年在江苏师院学报发表,今一并收入集中。其余据我了解的,还有《顽石点头》、《孽海花评介》等多

篇,但现已不存或不全。

今将所收文章,加以校订整理。有的文章加标点符号,只有个别字句作了改动。

柴先生擅长书法,作字飘逸洒脱;精于诗词,为诗随情而发,质朴自然。遗诗百余首,尚未整理。

他为人豪爽热情,重然诺,广交游,助人为乐。

他曾在民主促进会担任中央委员、江苏省副主任委员、苏州市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苏州市政协常委;苏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工作。

我受陈璧子师母委托,整理校订此集,但限于水平,错误难免,请读者提出意见。

今年是柴先生逝世十周年,谨将它献给柴先生,以为纪念。

刘乃和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	1
宋宦官参预军事考·····	50
《鮚埼亭集》谢三宾考·····	94
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169
《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	177
《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	199
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	216
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	229
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	234
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爽·····	238
万斯同之生卒年·····	244
全谢山与胡稚威·····	247
王西庄与钱竹汀·····	255
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	280
章实斋与汪容甫·····	287
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300
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	313
跋《邵念鲁年谱》·····	318
严绳孙手札·····	320

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 323

《辛亥革命》叙言..... 327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 332

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 346

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 372

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 415

《通鉴胡注表微》浅论..... 422

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432

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

- 一、《留都防乱公揭》原文
- 二、叙言
- 三、《防乱公揭》领袖
- 四、天启殉难诸家后裔及东林子弟
- 五、父子兄弟亲戚
- 六、中举人者
- 七、中进士者
- 八、艰于科第者
- 九、仕明者
- 十、崇祯亡国以前卒者
- 十一、几为阮大铖所害者
- 十二、起义及守城兵败死者
- 十三、为乡人误杀者
- 十四、辅南明诸王图兴复者
- 十五、国亡自尽者
- 十六、因事累为清室所获殉义者
- 十七、仕清者
- 十八、为僧者
- 十九、本不入仕者
- 二十、国亡后隐逸者
- 廿一、清室征辟不起者
- 廿二、享高寿者

廿三、盲目者

廿四、知其籍贯姓氏而事迹不详者

廿五、不可考者

廿六、著述一览

一、《留都防乱公揭》原文（明崇祯十一年八月）

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留都可立靖乱萌，逆珰庶不遗余孽，撞钟代鼓，以答升平事。杲等伏见皇上御极以来，躬戡珰凶，亲定逆案，则凡身在案中，幸宽铁钺者，宜闭门不通水火，以庶几腰领苟全足矣。矧迩来四方多故，圣明宵旰于上，诸百职惕厉于下，犹未即睹治平；而乃有幸乱乐祸，图度非常，造立语言，招来党类，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摇通都耳目，如逆党阮大铖者，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置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在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则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方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惑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大铖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见皇上明断，超绝千古，以张捷荐吕纯如而败，唐世济荐霍维华而败，于是三窟俱穷，五技莫展，则益阳为撒泼，阴设凶谋，其诌张变幻，至有不可究诘者，姑以所闻数端证之，谓大铖尚有一日容于圣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书偶断，大铖遂为飞语播扬，使人心惶惑摇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扶邪行私，幸国家有难以为愉快，此其意欲何为也？且皇上如何主也，

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铖以圣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术士，妄谈星象，推测禄命，此其意欲何为也？杲等即伏在草莽，窃见皇上手挽魁柄，在旁无敢为杨灶丛神之奸者，而大铖每欺人曰：“涿州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其所以劫持恫喝，欲使人畏而从者，皆此类。至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如《牟尼合》以马小二通内，《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险谤，有“娘娘济君子”，《滩末底钦案》有“饶他清真，到底糊涂”。甚至假口□□为咒喝，天关陇住山河，饮马曲江波，鼾睡朝元阁等语，此其意抑又何为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铖于大臣之被罪获释者，辄攘为己功；至于巡方之有荐劾，提学之有升黜，无不以为线索在己，呼吸立应。即如乙亥庐江之变，知县吴光龙纵饮宛监生家，贼遂乘隙破城，杀数十万生灵，光龙奉旨处分，大铖得其银六千两，致书淮抚，巧为脱卸，只拟杖罪，庐江人民，至今抱恨。又如建德何知县，两袖清风，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铖使徐监生索银二千两，于当事关荐，何知县穷无以应，大铖遂暗属当事，列参褫职，致令朝廷功罪淆乱，而南国之吏治日偷。至于挟骗居民，万金之家，不尽不止，其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枚举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人，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昼夜赌博，目今闯猷作乱，万一伏间于内，酿祸萧墙，天下事尚未可知，此不可不急为预防也。迹大铖之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罄竹莫穷，举此数端，而人臣之不轨，无过是矣。当事者视为死灰不燃，深虑者且谓伏鹰欲击，若不先行驱逐，早为扫除，恐种类日盛，计划渐成，其为国患必矣！夫孔子大圣人也，闻人必诛，恐其乱治，况阮逆之行事，具作乱之志，负坚诡之才，惑众诬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巨卿，岂无怀忠报国，志在防乱，以折衷于春秋之义者乎？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祸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钁，轻投魑魅；

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果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为戮力同心是幸。崇祯十一年八月 日具

顾 杲	吴应箕	魏学濂	黄宗羲	杨廷枢
朱 隗	左国材	张自烈	徐郴臣	周立勋
陆 符	钱 禧	陈贞慧	姚宗典	刘应期
吴 易	黄正色	丘民瞻	钱嘉征	姚元台
黄文旦	刘 洵	周茂藻	王都俞	吴洪裕
沈士柱	钱 泮	邓履右	徐世溥	陆 坦
朱 鎰	姚宗昌	梅之煥	荆 艮	杨良弼
罗万藻	方 文	左国棟	麻三衡	万 泰
许元溥	顾绍庭	左国林	徐孚远	左国栋
魏学洙	冯 惊	江 浩	郑敷教	刘 城
李 雯	冯晋舒	周 岐	沈寿民	文 乘
梅朗中	周茂兰	陈子龙	朱有章	宋继澄
彭 宾	黄家舒	侯岐曾	巢鸣盛	徐时进
吴 翃	薛宪峦	贺王醇	朱 健	陈之杰
范邦瞻	李调鼎	刘斯禎	万曰吉	李 楷
宋存楠	潘懋德	郑元勋	金渐皋	冒 襄
宋元贞	顾 枢	陈正卿	顾应生	顾梦麟
周 鎔	刘明翰	龚九畴	冯京第	叶 襄
萧云倩	朱 灏	万寿祺	吴国杰	王玉汝
钱继振	周景濂	陆庆衍	徐纘高	万六吉
高世宁	宋存标	周锡成	顾开雍	钱继章
孙永祚	顾 宸	赵初浣	吴允夏	吴名世
郑 铉	虞宗政	严 渡	黄淳耀	张岐然
唐德亮	陈名夏	刘 晓	姚 彦	吴 霖

华 渚	蒋思宸	刘 曙	杜长源	恽日初
陈 骝	龚典孝	吴文英	金光房	颜 峻
华时亨	朱茂暲	吴闻礼	赵自新	王家颖
陈元纶	刘敷仁	戴 重	萧 声	缪 峻
留 湘	吴伯裔	李 愆	等谨合词具揭	

上《防乱公揭》原文及具揭人名单，录自刘世珩《贵池先正遗书》。按具揭人名，吴应箕本共百四十三人，吴翊本少三人，不同二人，兹从吴应箕本。惟左国柱一人，据黄炳堃《黄宗羲年谱》，确云入揭，吴翊本亦有其名，故列入焉。又文乘，《贵池先正遗书》作文乘，据缪荃荪藏抄吴应箕本（北平图书馆）与吴翊本均作文乘改。二吴所纪不同处尚多，当另文考，此处从略。

二、叙言

明季党争，至烈至久，东林之所必争者，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复社之所表现者，留都防乱一揭是已。东林非东林仅以党攻党，互相起伏而已，复社诸君则合百四十余人，集会桃叶，飞揭南国，以攻击反对党之个人。此其所为，有类今日攻击一人之宣言，信口雌黄，何求不得，然在当时，则士流一言，社会风从。况揭私攻短，人之常情，而又事足以激众怒，辞足以证罪案。故阮大铖备受众毁，百口难辩，不得已而逃之阳羨山中，而衔恨复社诸君，必欲置之死地，虽复社诸君亦自知其难免焉。南都建国，未及二载，强寇日迫，武夫骄悍。千钧一发之际，不议防江防陆之策，而斤斤于翻案用人之争。驯至上者计议未定，下者攻击骤至，一则借杀戮以泄恨，一则依强镇以自固，南都之亡，固不待清军之渡江矣！读明季史文，每为叹息，然在当时，则各有其历史背景，亦各有其不得已，势不能两存，则两亡耳，正不必以后人眼光计划当世事而曲直之也。窃以诸君多复社鉅子，文章豪华，年少蜚声，皆具用世之才，怀救时之志，

使胡马缓渡，明社稍延，则诸君者安知非庙堂之器！然其结果，强者身逢大难，断头碎骨以死；即生者亦大半弃妻子，散家产，去乡里，或以僧死，或以隐死。想当时泽畔苦吟，山巅长恸，野店明月，禾黍秋风，朋曹既尽，亲戚已逝，一念故国，声泪俱下，人世凄凉悲惨之境，孰有甚于此者乎！余哀其志而怜其遇，欲述其行事，而诸人事迹，详略悬殊。若二三君子，则人各数传，墓志、墓表、年谱、文集，又无所不有；次者亦不下二三种；又次则同一史材，各书辗转抄录而已；甚者竟无一字之纪，杳不可考。此盖当时地位本有高下，其所表见愈微，则纪载亦愈少。惟私意所至，详者累篇盈牍，弃之不惜，略者片言只字，亦所珍取，其诸书异同，则加订正。至于编次，因事分类，一人数见，格于体例，难载全文，然综合观之，亦可前后一贯。自分浅陋，不足言史，正讹补缺，是所望于博学之君子。

三、《防乱公揭》首领(五人)

1. 顾杲, 2. 吴应箕, 3. 陈贞慧, 4. 黄宗羲, 5. 沈寿民

(一)顾杲

徐鼐《小腆纪年》卷十云：“顾杲，字子方，无锡人。光禄卿宪成从孙。”

光绪《无锡金匱县志》二二云：“顾杲，字子方，宪成从孙。诸生。诗文卓犖，善草书，好击剑，使酒负奇气。”按温睿临《南疆逸史》、黄宗羲《思旧录》、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均云杲宪成孙，然《小腆纪年》与县志谓为宪成从孙，必有所据。县志于一代名人家世，自有家传可凭，又未必转录徐氏之说。揭中有一顾枢，确为宪成孙。余意杲恐非宪成嫡孙，特以其名籍一时，故称之者不分其嫡从，统称曰孙耳。

《防乱公揭》顾杲为揭首，盖以杲为东林名家子弟，且系创义之人。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云：“崇祯戊寅(十一年)吴次尾有《留